

■北京协和医院院史馆一隅，摆放着这样一部老式电话。陈旧的表盘、磨损的听筒、斑驳的底座，昭示着它历经沧桑的洗礼。林巧稚长期和床头的一部电话在一起，但凡医院有棘手病例，非她不可时，就会通过这个电话找到她。她曾说：“我唯一的伴侣，就是床头那部电话。”

■新生儿溶血症！作出诊断并不难。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。她遍查资料，彻夜难眠，茶饭不思，最后决定试一试。最终，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成功了！为了铭记林巧稚和协和医院的救助，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“协和”。

■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告诉健康时报记者，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发展要百花齐放，既要有兼顾综合性和全面性的大型医学博物馆，也要有兼具特色性和专科性的微型医学博物馆，相关政策和扶持也要跟上来。除了收藏意义，医学博物馆也应注重研究和教育功能的拓展。

医院院史馆： 凝聚医者百年如一日的坚守

健康时报记者 徐婷婷 侯佳欣 高瑞瑞

一把摩挲光滑的手术刀、一套记录超声影像的“幻灯片”、几十个泛黄老旧的“小本本”……

在各医院的院史馆里，这些小物件成了无价宝藏。它们承载着一段历史，书写着一段传奇。凝聚着医者百年如一日的精诚坚守，见证着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恢宏壮丽。

一部老式电话，一个小本本，一把钥匙，却是医者最质朴初心的坚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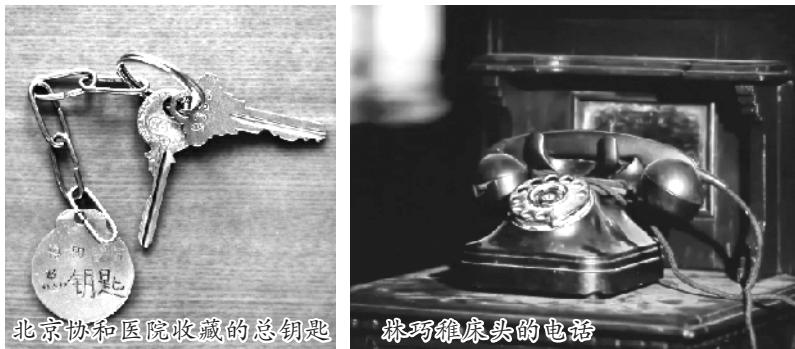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协和医院院史馆一隅，摆放着这样一部老式电话：陈旧的表盘、磨损的听筒、斑驳的底座，昭示着它历经沧桑的洗礼。

它的主人，正是北京协和医院原妇产科主任林巧稚。在她82载的生命中，曾有过无数光鲜的头衔：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，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，“万婴之母”……然而林大夫对自己的定位，却是“一辈子的值班医生”。

林巧稚长期和床头的一部电话在一起，但凡医院有棘手病例，非她不可时，就会通过这个电话找到她。她曾说：“我唯一的伴侣，就是床头那部电话。”

几十年来，这部床头电话把林巧稚和病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根据北京协和医院提供给健康时报记者的史料显示，1962年，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：“我是怀了第五胎的人了，前四胎都没活成，其中三胎，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。求你伸出热情的手，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腹中的婴儿……”

新生儿溶血症！作出诊断并不难，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。她遍查资料，彻夜难眠，茶饭不思，最后决定



试一试。最终，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成功了！

为了铭记林巧稚和协和医院的救助，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“协和”。

半个多世纪后，林巧稚早已不在人世，而那位母亲依然对林

地度过的。”

这样的“老物件”，在北京协和医院的院史馆内随处可见。在展柜里，整齐地摆放着几十本巴掌大的“小本本”，他们的主人正是协和医院内科老主任张孝骞教授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，每看一个患者，就记下姓名、病历号码、主要诊断特殊病情。遇到疑难病例，他随口就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病房某患者与此类似，似乎从未离开患者身边。

从医六十多年，他用上百个本子记录了患者的点点滴滴。一些曾与他共过事的大夫始终记得当年的情景：他总是歪着头，眼睛凑近小本子，仔细地记录。晚年的张孝骞右眼几近失明，左眼一米以外就看不清人，每天要靠扩瞳药物维持视力，但仍坚持做笔记。他小心吃力地记着，字还是不知不觉写串了行……宁静的灯光照着他的白大衣，照着他衰老的背影，照出的不像一位权威医生，反倒像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。

北京协和医院收藏了一把神奇的总钥匙，一把钥匙能开启全院所有房门。除了总钥匙，还有能开启本幢楼所有房门，但无法用于其他楼的分总钥匙。总钥匙和分总钥匙由专人管，在夜间值班或其他紧急状况下可以打开任何一个房间，这样既安全又有秩序。协和总钥匙历经百年风雨，至今仍由总值班室保管使用。

根据北京协和医院提供给健康时报记者的材料显示，有一个鲜活的故事被记录了下来：1985年，一个酷热难耐的凌晨，张先生（化名）在救护车急促的鸣笛声中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。他腹痛难耐，捂着肚子直不起身来，急诊医师判断这是急腹症。

图为医院供图，下转16版